

Qiang Reflections From A Far Shore

焦虎三 冯晓枫 编著

彼岸羌乡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彼岸羌影

—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志

焦虎三 冯晓枫 编著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历经磨难

而自强不息的羌族同胞

彼岸花影

冯骥才
题



著名作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为本书题写的书名

《彼岸羌影》编委会

总 顾 问：冯骥才

总 策 划：瞿永安（羌） 周福兰（羌） 李 红（羌）

学术顾问：冉光荣 耿少将（羌） 赵兴武（羌）

影像顾问：鲍 昆 李 媚

英文顾问：Rachel Meakin（女，英国）

封面设计：孟煜林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名）：

艺 兮（羌） 冯晓枫 庄文骏

吴 雯 余耀明（羌） 余永清（羌）

张成绪（羌） 周小林 赵兴武（羌）

梦 非（羌） 焦虎三

序 一

收到焦虎三、冯晓枫二位先生的新作《彼岸羌影——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志》样书时,立即被封面——百年老照片——北川漩坪竹索桥影像所震撼,我于是用了半天的时间认真翻阅。该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分上下两部。上部以东方人的羌族影像记录了五千年的羌族历史;下部则以百年前西方人的羌族影像记录了羌民族的历史。这部长达数百页的图像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羌族几千年的沧海桑田,世人对古老羌族的历史认知,定会因此变得明晰而完整。

羌族是华夏五大母体民族之一,是迄今为止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记载的唯一的民族。几千年来,羌族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创造历史,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古老民族,是一个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民族。无论历史怎样演变,都留下了羌族的印迹。

这部图像志,通过一张张图像、照片的对接,“蒙太奇式”地再现了羌族历史,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又临近的世界,使我们对羌族历史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从新石器时代的羌影到民国时期的羌影,从清光绪年间进入中国内陆的美国传教士 W·R·诺

恩的第一张羌族影像到 1920 年美国《国家地理》记者约瑟夫·比奇的涂彩羌族老照片,这些沉淀久远的图像,构成了一幅隐秘而朴实的画卷,揭开了羌族曾经尘封的历史和残缺的记忆。羌区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羌人的生产生活、喜怒哀乐,都被形象地表达了出来。照片定格的是影像,记录的是历史;影像从模糊到清晰,羌族历史的记忆也随之清晰,那些龟甲兽骨上的羌魂,从影像中走出来,走到世人的面前。

这部图像志,以图说事,以点代面,以线成史,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丰富了羌族历史内涵。无论是直接叙述,还是间接引述,书写的是这个民族从古至今的荣枯兴衰,流淌的是这个民族几千年的血与泪,凝结的是这个民族粗犷豪迈、坚韧隽永的性格。重拾飘零的历史点滴,并因此永恒。

这部图像志,辨识和甄别了不同记录者对同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处理手法和不同认识角度,实可谓“辨识一张珍贵的影像,就是在甄别一段历史的记忆”。尤其可贵的是纠正了有些记录者对羌族历史事件的错误理解,为后人研究羌族历史提供了素材和可借鉴的题眼。

《彼岸羌影——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

志》主题明确,立意新颖,选材精当,分类准确,论述严密,既有古迹、图像、照片,也有考证和研究,图文并茂,内容翔实,知识性、可读性强。该书的面世,填补了羌族历史的图志空白,对于深度挖掘、研究、传播羌族历史

文化,以及整个羌区灾后文化重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经大忠

2010年10月于北川

序 二

羌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绚丽精彩的现代民族。她历史悠久,民风古朴,文化传承异常丰富多彩。细细品味她的演进密码,既可追寻中华民族孕育发祥的足迹,又可探究藏缅语族人群流离迁徙的踪影,还可聆听人类从远古走向未来妙曼而坚实的跬音。炎黄二部同生共荣,逐步形成中国远古文明的轴心;赫赫戎禹定鼎有夏,最终奠定华夏政治文明的基石。绵延不绝的历史演进,令我们对这个生生不息民族的坚韧肃然起敬。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让后人为了这个永不衰老群落的顽强敬佩动容。她的博大、神秘,不觉使人怦然心动。她的深邃、隽永,让我们魂牵梦绕。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远古文明,是羌族历史文化的基底。在这里留下的人类与自然抗争所催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开创了东方人类从此走向辉煌的先河。对自然、人文环境的适应,是羌族历史文化的灵魂。无论是在北方的广袤原野,还是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无论是游牧农耕,还是制陶冶金,他们都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中找到生存发展的最高智慧。这也注定了历史上这个民族文化的多样与变迁。

融合是羌族历史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远古时期,古羌人就同蛮、夷、狄、夏等族群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以后,又与匈奴、鲜卑、契丹、回鹘、蒙古等众多民族有过深刻的

交往,并逐步融合到其它民族之中。而经过千百年流徙浪迹、离乱悲伤的其他羌人,为适应变化的环境,也“分别各自为种”,逐步分化繁衍成了其他新兴的民族。到宋明时期,除岷江、涪江上游等地区的居民尚保留了“羌”的称呼外,绝大部分均已演化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或融入其他民族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羌族就像一座绚丽夺目的冰山,在自然与社会的滚滚热浪中,逐渐消融,浸润并汇入四散的溪流江河,以自己的乳汁和躯体养育了中华大地上气象万千的多民族文化生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无私奉献、永不滞留成就了羌民族奔放豪迈、不拘一格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品质。

散落在中华大地上丰富的历史文化碎片构成博大精妙的画卷,为我们揭示远古至今羌民族的历史沧桑。隐匿在字里行间的雪泥鸿爪书写成亘古不朽的典章,为后人吮吸品味留足了不竭的智慧源泉。本书上部作者焦虎三与本书下部作者冯晓枫两位先生博览群书,在浩如烟海的考古资料、文献典籍中潜心搜寻,收得从远古时期到1949年前与羌族有关的岩画、石刻、绘画、画像砖、老照片等数百有奇,并经过深入考研,不懈努力,终成《彼岸羌影——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志》一书。

全书以影像人类学的视角诠释羌族古老的历史,用一幅幅客观生动的画面展读羌

族辉煌灿烂的文明。书中既有对远古羌人形成发展的探寻,也有对羌族千百年来生息繁衍历程的追溯;既有对羌族多姿多彩的自然人文生态的展示,又有对羌族古朴厚重的民风民俗的记录。具有影像精当、文本清新,展图说事、以文传神,资料丰富、贯穿古今,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的特点,是一部集知识性、综合性、趣闻性、可读性为一体的羌族历史文化影像志。

本书著者之一焦虎三先生学识丰富、积淀深厚,思维活跃、才思敏捷,对羌族历史文化一腔真情、满腔热忱。《彼岸羌影——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志》是其继《云端阿尔——一个羌族村寨的田野记录》、《留住美

好的汶川》之后,研究整理羌族历史文化又一难能可贵的作品。该书的出版,不仅为研究羌族历史文化增添了又一道靓丽的景致,又为大家提供了一扇解读羌族历史文化的影像窗口,使读者可以在一种轻松、淳朴的图文享受中真切感受羌族这个伟大民族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敬畏。是对推动羌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视觉的形式展读与传播羌族历史文化的新途径。

耿少将

2010年10月于马尔康

序 三

从羌地的影像出发

西方从十六和十七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以后,航海的现代化时代开始。西方以前对于遥远东方的想象再不会因为千山险阻而扑朔迷离,以航海为先导的各种探险开始了全面的对东方地理人文大发现。显然利益的诱惑是这一最早全球化运动的根本原因,新兴的资本主义急于拓展新的市场。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以给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的访华之旅的真实目的,就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在马嘎尔尼之后,西方与中国各种方式的来往逐渐增多。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年)来华,基督教开始进入中国。其后,传教士成了西方在中国最为常态的“代表”和“观察员”。他们在传教布道的同时,记录中国的政治制度、地理文化状况,并将其发回西方社会在公众中传播,其中当然也有为西方的政府和资本觊觎中国起到提供情报信息的作用。这些传教士在观察和勘察中国时,具有探险家的色彩,系统而且细腻。他们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手段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比如十九世纪后期的探险者们普遍使用摄影术,为他们的行脚所见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是这些最早打量中国的西方探险家眼光的直接证据,也代表

了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对传统东方的感觉、看法和判断。

当我们在今天撇开当时那些探险者、传教士们的政治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先不谈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看”与“被看”的复杂关系,以及其后产生的各种结果,只把他们当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当作一个人类的整体文化记忆来看的话,那些照片无疑是非常珍贵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被全球化”而现代性历史开启的重要时刻,西方现代文明开始逐渐渗透中国,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这些传教士探险家所拍摄的中国照片,无疑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了由传统进入现代的变化之前的文献性的记录。

焦虎三先生长期从事西部人文地理的摄影与编辑出版工作,这次由他主编的这本《彼岸羌影》图书,汇集了不同时期中外摄影师对于川西羌族地区的摄影记录。它既是对川西地域历史和羌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整理,也是我们今天回溯我们自己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证据,同时还是对全球化伊时之时西方人对中国早期观看眼光的梳理。

我们在焦虎三、冯晓枫二位先生的工作中,可以看到最早的美国传教士W·R·诺恩在1877年左右拍摄的川西理县杂谷脑地区

的羌族碉楼影像,也能看到其后众多西方探险者拍摄的系列川西地区影像。这些影像在时间跨度上涵盖清末和民国两个时代,而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现代化启程的关键时候。

在焦虎三先生约请我写这个序言之时,恰好正是我在阅读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所写的游记之时。这个人物就是最早系统地观察和拍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川西地区的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夫人(Isabella Bird)。她是一个自由写作的独立撰稿人,为西方的各种传媒采写异域世界的见闻。1898年,她只身沿着长江溯源前往边远的川西地区采访,其游历终结地正是本书所关注的羌族地区。不过,伯德夫人在她的记述中,似乎并无“羌族”这一概念,她将所见的羌族人称之为“蛮子”,将羌族最具特色的建筑碉楼称为“蛮子塔楼”。这说明那时西方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研究还处于比较混沌的初始状态。她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蛮子”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风俗,其溢美之词充斥在她的记忆之中。她发现“蛮子”的体貌特征有异于汉族,并不自觉地将其想象为和白色人种有关系。她的这一揣测显然影响了之后的苏格兰传教士托马斯·托兰斯(Thomas T Torrance)。后者在其后的对羌族地区研究著述中宣称羌族人与古犹太人有因缘关系,不过这一大胆的臆测因为缺乏更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遭到了绝大部分学者的否定。伯德夫人在自己详细的记述中,不断提到她的“摄影工作”,比如她几乎每天的拍照和冲洗工作,说明摄影这一手段是她游历中非常重要的记录工

作。也正是她的摄影照片,为我们今天认识一百年前的川西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视觉记忆。不过,她或许是因为技术与现场条件的原因,所拍摄的照片多是场面式的景观,缺少对于当时川西的民生风俗更为细致入微的表现。由此让我们注意到本书中辑存的其他几位人物的摄影影像。他们是——美国地质学家路德·那爱得(Luther Knight)、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谢维思(R R Service)、英国植物学家额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他们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叶前在川西活跃的西方人物。他们拍摄的影像,可以明显地看出技术的进步和越来越深入的细致观察。他们的影像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川西社会民俗生活的影像史。

在他们之间,尤其要提出的是西德尼·戴维·甘博充满人文气息的影像。在甘博拍摄照片中,我们几乎可以全方位地看到那个时期的川西社会的各个细节,包括在交通、运输、耕作之中的人们,以及这些人物的服饰、表情和他们手中、肩上的工具器物。甘博社会学家的学术背景,让他的观察更为注意人与环境的复杂文化关系。比如在伯德夫人文字记述中反复提到却并未用影像记录的川西丧俗中的一个细节——运尸的棺材上要缚一只公鸡,甘博在北川县都拍摄到了,而且非常生动。他在北川县拍摄的童养媳背负死去丈夫灵牌的照片,从一个细腻的角度揭示了当时中国性别歧视的文化。甘博的记录影像数量庞大,从而为我们这个被他观看的社会历史记录做出了我们没能

做到的事情。

从摄影术发明以后,历史的记述进入影像化,人类开始通过影像真切地感受和研究历史,这是人类文明伟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在摄影术掌握上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国在以影像记录自己历史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进一个世纪。这一期间的中国历史影像,非常宿命地都是由西方人完成的。我们的近现代历史著述颇多,但以影像治史的工作还非常孱弱。许多珍贵的依然沉睡在西方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藏家手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影像还有待于挖掘。当这些沉睡的史料重新面世之时,不但会让我们的历史形象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许多历史研究中的盲区和误区。今天,我们在梳

理自己的历史之时,将以往西方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拍摄的影像进行全面的整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焦虎三、冯晓枫二位先生这次以川西羌族地区的文化历史影像整理作为出发点,来完成一个区域历史影像的历史研究,无疑为我们展开全面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影像研究做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探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士积极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盼望已久的影像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整理工作就会有一个可观的进步。

鲍 昆

2010年10月27日于北京

前言

无法抵达的彼岸

《彼岸羌影——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志》，这是个越看书稿内容越觉得奇怪的书名。

很多人不解为何全书分为国内和国外，并认为国外尚且可以称作彼岸，但国内就应该叫此岸。我想在全书的开始应该对这一书名，尤其是“彼岸”二字做出一个简要的释读。

彼岸之“彼”，当是他（他们）与它（它们）。

“他”指的是那些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无私奉献出来的人与那些潜心考证照片背后的每一个细节的人。我想这次能够顺利成书，一定是站在了你们的肩膀之上；“他们”自然是这本书下部的主角。在大约百年之前，许多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探险者、教员等带着各种目的，来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来到今四川羌族集中聚居的北川、汶川、茂县、理县、黑水等地。他们对这一“隐秘、神往”的地方有着各自的视角和观察：从山川地理到人文风尚，从社会宗教到生物物种，同时也留了一张张沉滤着百年岁月尘埃的黑白照片。“他”、“他们”，构架起了一个百年的恢宏空间，于是有了本书的下部——西方影像中的“羌”。

“它”指的是岁月、时间，泛指史前到现

代。“它们”是在岁月、时间中，那些至今仍可见到，倾注着羌魂的载体。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是羌族，历史长河洗礼、考验了他们。从悠悠的时光深处走来的他们，英勇而坚韧不屈。可以说正是有了羌族的古老与坚强，才创造出了一个民族的上千年历史，使一个民族有了时间的维度，由此才有了本书的上部——千年东方影像中的“羌”。

彼岸之“岸”是该本书中图片的准确解读。

在编写过程中，需要针对这些年代渐久的影像资料，具体到每一张图片进行仔细的辨识与考证。年代久远、原始记录资料的佚失等客观原因是静态的，而我本人的学识浅陋则是动态的，也是主要原因。有时会因为需要确认一个地名或者某张照片中出现的一个小小背景而花上一整夜翻阅各种中文、外文资料或者求助于其他专家学者。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这些图片注解就是准确的，已经到达“彼岸”。因为图片记录那一刻时间早已离我们远去，从历史观来说，我们做的工作都是用一种主观的语言来说明客观存在的人、事、物。哪怕就是图片作者亲自告诉我们这些图片的内容与意义，仍然脱离不了用主观语言描述客观存在的

不足。为此,我与本书上部作者焦虎三先生曾经多次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靠近这个“彼岸”。

彼岸永远无法抵达,我们却努力靠近。越到后面,彼岸的词性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看来,彼岸是一个名词,代表一个指向性的目的地,有彼岸自然有此岸。我们在为追逐彼岸、靠近彼岸的过程中,有时竟模糊了彼岸、此岸的区别。此岸即是彼岸,这是个相对的概念,本身并无区别,只有你站的地点的不同而已。彼岸就是追逐,从此岸出发,追逐相对准确的图片解读。彼岸于是乎也成为了一个动词,也让这些或黑白、或彩色的古老照(图)片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伟大诗人泰戈尔曾言:“大地呀,我到你

岸上时是一个陌生人,住在你屋内时是一个宾客,离开你的门时是一个朋友。”当我们尽力用书中的老照(图)片指向彼岸时,古老美族的形象在我们眼前仿佛愈来愈生动而鲜活。彼岸也许永远无法抵达,但历史的长河虽并不因“逝如斯夫”而被后人遗忘。面对彼岸,我们是陌生人,但也是历史的宾客与朋友。

浅言薄识,是为前言。

冯晓枫

2010年10月13日夜

于成都百花潭



【上部】

东方图像中的『羌』 (新石器时代—民国时期)

出土文物 甲骨文 岩画 画像石 画像砖
木板画 壁画 职贡图 古地图 老照片

